

关于云南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思考

李淳信

(云南省民族博物馆,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论文在介绍云南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情况的基础上, 阐述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必要, 以及中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问题, 并就把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为生态博物馆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文化生态村; 沙溪白族; 生态博物馆; 建设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关于生态博物馆

20 世纪 60 年代末, 在法国博物馆界开创性人物乔治·亨利·里维埃(Geroges Henri Riviere)的指引下, 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创建了“法国地方天然公园”——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模式; 70 年代初, 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位开创人物于格·戴瓦尔(Hugus De Varlre), 引导在法国中部克勒索蒙特索煤矿建立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工业社区生态博物馆, 并首次使用“生态博物馆”这个崭新的名词。1974 年在里维埃的指导下, 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社会生态博物馆”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创建, 并诞生了《魁北克宣言》。对于生态博物馆, 经过 1973、1978 和 1980 年 3 次不间断的总结探索, 在里维埃逝世后 1985 年他发表的遗作, 对生态博物馆运动作出了概括。生态博物馆作为一个富有吸引力和想象力的新思维、新理念, 正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博物馆的建设, 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得到实践。在《中国博物馆》杂志 1986 年第 4 期, 中国博物馆学会首次刊载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戴瓦尔“‘生态博物馆’一词及其它”和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 矛盾和畸变”数篇重要论文的中译文。《中国博物馆》杂志 1993 年第 4 期还刊载南茜·福勒的论文“生态博物馆底概念与方法——介绍亚克钦印第安社区生态博物馆计划”的介绍资料。

生态博物馆理论传达了冲出传统博物馆院墙, 冲出博物馆藏品的狭隘概念, 使文化拥有者成为文化主人的新思维。在当今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中, 最具影响的是著名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主编的约翰·杰斯特龙。他十分精辟地提出: “当传统博物馆谈论藏品, 生态博物馆就是指遗产; 传统博物馆所指的建筑, 生态博物馆指的是一个社区所包括的区域; 当传统博物馆讲到观众的时候, 生态博物馆指的是社区里的居民; 当传统博物馆谈论科学知识的时候, 生态博物馆就是指一种文化记忆; 当传统博物馆讲科学研究的时候, 生态博物馆讲的就是公众的知识。”^[1]杰斯特龙强调: “生态博物馆的基础, 就是人民不应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脱离出来, 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权利在自己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创造自己的未来。”^[1]可以看出, 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中, 包括有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等内涵。生态博物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需社区地环境之中。

二、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

生态博物馆是对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社会整体原地保护、传承和研究的最新形式，是一个国家多元文化的新保护神。“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应视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不是少数人头脑中的臆想。”^[2]中国博物馆界元老苏东海先生大声疾呼：“在迎接新世纪之际，中国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探索这一新事物。”^[2]苏东海先生不仅宣传生态博物馆新思想，而且率先在中国实践生态博物馆理论。

1995年3月，在苏先生多年的呼吁与协调下，由苏东海和杰斯特龙为课题组负责人的中挪文化交流项目——“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科研课题正式启动，经过课题组实地考察和科学论证，以后写出了《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提出：“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生态博物馆也是一种为了将来而保护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3]苏东海先生强调“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生态博物馆还是以我们中国方式来做……既要得到世界公认，又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统一。”^[4]经过3年艰苦细致的实践，1998年10月31日，中国第一座正式挂牌的新型博物馆——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为我们开创了“中国式的生态博物馆”^[5]的模式。在中国，“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是有广阔前途的。关键是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与中国的实际、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生态博物馆追求的目标。”^[5]

云南省存在着丰富的多元民族文化，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以原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现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尹绍亭教授为负责人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酝酿、策划于1997年，立项、启动于1998年秋。1999年春，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一次高级研讨会上，尹绍亭教授指出：“把一些具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又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民族村寨作为文化‘生态博物馆’加以规划、保护和建设，努力突出其地域民族文化及生态特点，是防止少数民族文化的蜕变和异化，是防止千村一面，万人同态的较佳选择。”^[6]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不是按照外来的意愿改造文化和自然，而是审慎和科学地对文化遗产、自然环境进行整理和记录，力求达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组具有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云南各地的情况比较熟悉，根据“文化富有特色，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好，风景优美；民风淳朴，村民具有朴素的文化生态保护意识；交通便利，位于国家或省级旅游区内或附近；当地政府积极支持，当地文化部门可选择有能力的，工作积极负责的合作者”^[7]的原则，课题组先后选择丘北县普者黑乡仙人洞村、腾冲县和顺乡，石林县北大村乡月湖村、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新平县腰洒街镇南碱村，进行“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试点工作。

经过5年的探索和实践，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找到了保护云南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人无我有、人少我优，以及保护、传承、弘扬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最佳途径。尹绍亭教授主编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一书，便是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前段试点工作的总结。《云南试点报告》指出：“在目前阶段，我们之所以提出在云南建设‘文化生态村’而非‘生态博物馆’，那是必须考虑到中国和云南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我们需要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更为丰富的信息容量。尽管文化生态村与生态博物馆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具有共同的理念和主张，然而文化生态村还需要突破生态博物馆的某些局限，还需要努力去开创适合各民族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论和新思路。”“目前建设几个文化生态村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只不过是希望做出示范和样板，以便于众多的村寨去进行学习、模仿、参考和借鉴，从而把文化生态保护和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经验传播、推广到广大乡村。”^[8]可以说，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成功建设，是云南省对中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发展和创新。

三、建设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的有利条件

通过上述阐述可以知道，民族文化生态村是新概念、新思路、新目标，“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族村、民俗村、旅游村和度假村，而是追求具有高品位文化和生态内涵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7]由此考虑，建设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无疑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

剑川县位于云南西北部，总面积 2250 平方千米，人口 16.64 万（2000 年年末数），县内居住白、汉、回、彝、傈僳、纳西等民族，其中白族占总人口的 91.9%，是典型的白族聚居县，全县分置 5 镇 4 乡。沙溪镇位于剑川县西南部，地处世界自然遗产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保护区的老君山片南端，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理与世界遗产丽江古城之间。沙溪是一个总面积 305.6 平方千米，青山环抱的坝子，全镇下辖 14 个村委会。澜沧江水系黑惠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坝。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等民族共同的居住地，是一个人们誉为山美、水美、坝子美、姑娘更美的鱼米之乡与歌舞之乡。

（一）寺登街

寺登街现为沙溪镇政治文化中心，是一个千年古镇。作为剑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鳌峰山古墓群，座落在沙溪坝中部的小山丘，198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博物馆组织发掘鳌峰山古墓群。发掘面积达 540 平方米，共清理土坑墓 217 座，瓮棺墓 34 座，火葬墓 91 座。出土器物 429 件，按质地可分为铜、陶、石器等，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等不同器类。其中铜器数量最多，达 216 件，占全部随葬器物的 50.3%。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 M50 和 M19 出土的人骨做碳 14 测定，时代分别为距今 2420±80 年和 2295±80 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晚于云南大理海门口遗址的时代。出土的火葬墓比南诏及其以后的火葬墓要原始得多，是迄今我省发现较早时期的火葬墓，其相对年代大致在东汉时期。^[9]考古材料的鉴定说明，早在 3000 年以前，沙溪就是古人类的聚居地。

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教寺，位于寺登街的中段，座西面东，由大殿和二殿各自成一院，两院相互沟通。兴教寺是云南白族地区仅存的明代佛教密宗典型寺院，建于明永乐 13 年（公元 1415 年），绘于大殿正面明间门楣上的《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人物众多，蔚为壮观。其色彩丰满，主次分明，充分展现了一种不可抗御的力量和威严，同时展示了白族民间艺术大师精湛的艺术功底。兴教寺的《佛母图》既有女性娇贵温慈的美，又含男性尊威严正的特征，在国内亦不多见，属密宗佛母子部造像之经典之作。

兴教寺大殿、二殿虽经历 580 多年风风雨雨及地震等天灾人祸的考验，主要构架仍基本完好，充分显示了“木雕之乡”剑川白族木匠的聪明才智。出了兴教寺大门，可见上万块条形石板铺成的一个宽广的方形集市——四方街。四周排列着老式的民居，这些屋檐下木板台铺依旧不改初衷，前面高铺后面马店的建筑格式，是沙溪古集镇的一大特色。

与兴教寺构成对轴线的四方街上座东面西的古戏台，别具一格，上为魁星阁，中为戏台，下为商铺的独特建筑。在云南剑川县，凡有寺庙集市之处，必有戏台；凡有村落之处，必有魁阁；而如寺登街这样，将魁阁与戏台合为一，还不多见。整座魁阁戏台，斗拱错落，结构紧凑，共有 14 个檐角，16 面出水，山墙、梁柱、内壁均绘有精美图案及壁画。在与魁阁戏台和兴教寺紧连的两边带木台铺古民居的映衬下，魁阁、戏台、四方街、兴教寺构成一幅具有浓郁白族风格的少数民族古建筑群。

建筑具有三坊一照壁形式的的欧阳家大馬店，以及四合五天井的赵家古建筑，至今都映射出白族建筑昔日的辉煌。2001 年 10 月 11 日，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在纽约公布了 2002 年值得关注的 101 处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该名录指出：“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

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自此沙溪寺登荣登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由不为人知的古镇，进而与意大利庞培古城、埃及国王谷、中国长城齐名，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二）石宝山

石宝山属横断山脉老君山系，位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老君山片区的南端。这里山石地貌奇特，千姿百态，别具风采。石宝山是中国第一批批准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石宝山景区中的石钟山石窟，由沙登箐、石钟寺、狮子关等3个片区组成，范围约3000平方米，由16窟构成的石钟山石窟，是第一批批准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钟山石窟始建于南诏，延续300余年至大理国陆续开凿而成，计有大小造像139躯，岩壁画3处，碑碣5通，造像题记5则，其他题记40则。石钟山石窟雕刻精湛，内容丰富，有表现南诏时期南诏王及其侍从“议政”、“出巡”的宏大场面和“全家福”的造像；以及“波斯国人”、“梵僧”的造像，和释迦像、观音、菩萨、天王、明王和力士等的造像，除此还有当地白族群众长期以来崇拜的石刻女阴“阿央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也是研究南诏、大理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石钟山除有上述石窟外，还保存创自盛唐的石钟寺；始建于元末的“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像、鸟兽像、钟鼓琳琅像、种种天成”的宝相寺，该寺因凿岩抬梁，蔚为壮观，又被誉称为云南的“悬空寺”。

（三）石龙民俗文化村

石龙村位于沙溪西北部，距宝相寺2000米，为沙溪镇所辖的白族聚居村，保留传统民俗文化的多元性与白族原生文化的原始性。富有特色的民族歌舞，如霸王鞭舞、白曲对唱、洞经音乐演奏、大本曲、滇戏演唱均是远边闻名，堪称一绝。村中本主庙、先帝庙、观音庙、古戏台等目前保存尚好，是进行民间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凝聚民心，传承和宏扬白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场地。宝相寺、石钟寺也是该村民族民间活动重要传承场所。2002年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剑川县沙溪镇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

综上所述，在沙溪建设白族文化生态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伴随着剑川以其浓厚的文化遗产引起世人关注，沙溪（寺登街）成功地进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2002年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沙溪镇公布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沙溪白族民众对家乡建设的参与。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副主席约翰·斯都伯明确表示，基金会将支持遗产保护的行动。基金会并且已派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乡村与建筑专家威廉·施密特博士和雅克·费恩纳尔博士到沙溪实施保护复兴计划。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专家华丽丝博士等长年驻扎在剑川石龙对白族双语教学与白文推行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四、实施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构想与思考

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追求高品位文化与生态内涵的乡镇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是对白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宏扬的最佳选择，必须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沙溪（寺登）世界纪念性建筑复兴规划，国家风景名胜区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保护、开发、利用出发制定出一整套建设计划，包括长远规划和近期实施计划。从长远规划来看，只有坚持文化生态遗产的保护和保存第一的原则，才是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只有保护保存工作做好，才谈得上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从近期实施计划来看，应优先考虑：

第一：借助“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程计划和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沙溪古镇规划复兴项目的实施，及云南历史文化名镇建设举办宣传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研讨会，座谈活动，借此组成相应的组织机构与课题组。

第二：进一步开展沙溪14个村民委员会文化生态资源的全面调查，拟制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方案。

第三：积极借助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的复兴计划筹措资金实施建设方案。

总之，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必须利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将沙溪白族文化生态村打造为云南“精品民族文化生态村”。

参考文献

- [1] 约翰·杰斯特龙. 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A], 中国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R]. 贵州: 内部资料, 1988.
- [2] 苏东海.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 1995-2.
- [3] 苏东海. 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R]. 中国博物馆, 1995-2.
- [4] 苏东海. 博物馆的沉思[M]. 北京: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 [5] 苏东海.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化[N]. 中国文物报, 1999-3-28.
- [6] 尹绍亭. 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设想[A]. 走向 21 世纪的云南民族文化[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7] 尹绍亭. 民族文化生态村——一个生态人类学的课题[A]. 民族学通报（第一辑）[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8] 尹绍亭. 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0-2.

Thinking about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Village for the Bai People in Shaxi of Yunnan

LI Chun-xin

(Nationalities Museum of Yunnan Province, Yunnan, Kunming, 65003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construction situations of cultural ecological village for the Bai people in Shaxi of Yunnan. It expounds the necessary of building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ese ethnic areas. It also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localization for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And the writer brings forward his own suggestions that cultural ecological village of the Bai people in Shaxi should be built as an ecological museum.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ical village; the Bai people in Shaxi; ecological museums,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04-06-30

作者简介: 李淳信 (1948-), 男. 云南云龙人, 云南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